

欽定舊唐書

卷百三
十六
四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六

竇叅

從子申附

齊映

劉滋

從兄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竇叅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叅
貴贈吏部尚書叅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
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
親疾請叅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叅遽
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

多義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其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叅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叅叅不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千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寮於尙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叅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彝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爲

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叅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
後累佐曹王臯以正直強幹聞叅轉殿中侍御史改金
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
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
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
亦無以傷叅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爲司
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
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
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爲有識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
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叅曰此爲豕禍安可

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
宰相請奏李泌亦戲荅以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
子正儀請襲封叅大署尙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
之崇節變艱危之際君上含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
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
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王
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
以自白叅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
對諸相皆出叅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爲辭實專大政叅

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旣憚叅饋遺畢至外示敬叅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叅竇申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叅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叅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叅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叅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叅宰相陸贄曰竇叅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叅宰衡合存公體以叅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太過於是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

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竇叅在彼
與諸戎帥交通社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贊奏曰
臣面承德音幸奉密旨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
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叅
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
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
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鈞軸頗怙恩私
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
懷異圖將起大惡迹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天顏

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已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爲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尼真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叅特爲左右中官深怒謗沮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鎮時年六十竇申者叅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叅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

目之爲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誠叅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叅曰臣無彊子姪申雖疎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叅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叅有隙吳通微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吳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則之爲昭州司馬吳通玄爲泉州司馬竇申爲道州司馬不旬日貶叅郴州別駕卽日以陸贄爲宰相明年竇叅再貶

驩州德宗謂陸贄曰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叅便宜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叅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申竇榮李則之等旣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輕叅旣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叅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

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
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
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
立不羣竇叅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
或游於門庭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
此之徒十常八九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
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叅罷黜始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
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竇
叅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

南旣賜叅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叅軍滑毫節度使令狐彰辟爲掌書記累授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爲宰相薦之遷刑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爲判官映口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泚鎰懦緩不曉兵家事部

將有李楚琳者慄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映言乃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鎰以應泚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皙長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帝益親信

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謙和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爲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忤旨映連請爲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爲相延賞罷相爲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及爲所親求官

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貶映夔州
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洪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爲相輔無大過而罷冀
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
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
因帝誕日端午映爲餅高八尺者以獻貞元十一年七
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尙書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爲左
拾遺父子仍代爲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
卷以獻玄宗嘉之滋少以門蔭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

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爲諫官拜左補闕改太常卿復爲左補闕辭官侍親還東都河南尹李廙署奏功曹叅軍無幾丁母喪服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貞元三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畏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爲吏部侍郎六年遷吏部尙書

竇叅以宰相爲吏部尙書換刑部尙書無何御史臺劾
奏滋前在吏部選人淪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
論性廉潔刻苦嫉惡掌選多所發擿更代詐僞者尤畏
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滋從兄贊
大曆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吏累授鄆縣
丞宰相杜鴻漸自劔南還朝途出於鄆贊儲供精辦鴻
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
察判官楊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
捃拾榛藁間猛獸將噬之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
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紫之服再遷常

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玄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畏之重足一迹宣爲天下沃饒贊久爲廉察厚斂殖貨務貢奉以希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爲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

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饑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爲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爲御史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旣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周親喪齋中疾病卽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誠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爲辭由是亘坐罰俸邁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迨爲劔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爲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

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
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
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
優閑之秩告免之誠雖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
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贈
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曆
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
陽尉外舅王翊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
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

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顛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冀久遠便人又爲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

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旣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爲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綠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以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爲鬢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爲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已以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

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澣之孫父翽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賤奏大曆中壽州刺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爲江西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爲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鎰爲李楚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

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刺史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秘書監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旣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寔以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尙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

卽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尙書又賜其家絹二百匹

史臣曰竇叅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爲悖矣齊映曲貢希用甚謬而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汙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贊曰物之同器貴於私通竇阿齊佞偏諛斯同滋邁之
行可以飾躬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竇參傳縣人曹芬素凶暴因醉毆其女弟族人救之不
得遂投井死參捕埋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
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
也○新書父救不止恚赴井死臣酉按下文衆官請
免喪者卽免父喪也參曰父由子死者謂其父以子
毆妹而恚赴非死也族人二字是其父二字之訛今
改正

劉滋傳貺從兄贊○

臣酉

按滋乃子元之孫貺與彙皆

子元子貺子滋彙子贊贊乃滋之從兄也貺字當是

滋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七

徐浩 趙涓 子博宣 劉太真 李紆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涓 子涓恭 儉讓 鄭雲達 李益 李賀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
工草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
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奏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服除授京兆司錄以

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稱拜
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
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卽位召
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
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尙書右丞玄宗傳位詒冊
皆浩爲之叅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除國子祭酒坐
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
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吏部侍
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
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明州別駕德宗卽位徵

拜彭王傅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貶

趙涓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鄆城尉累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緒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爲衢州刺史永泰初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燒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卽訊涓周歷孺圉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旣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

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卽拜尙書左丞無何知吏部選扈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尙書子博宣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爲從事賓筵之間多所忽略環不能容朝廷方討淮蔡環誣奏博宣受吳少誠賂爲反間又妄說國家休咎扇惑軍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決杖四十流於康州人皆以爲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

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爲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將行並召於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寃三人將退裴澥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爲甚未知燒鉛何如澥曰燒鉛爲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勅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鉛爲丹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登

寶位及天寶大曆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齡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亾就推今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卽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爲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澥俱坐謂之曰朕惜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澥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總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宣

付宰臣改勅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皆此類也而博
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澥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
召還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
末舉進士大曆中爲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掌書記徵拜
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
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
先收擢之又常敘少遊勲績擬之栢文大招物論貞元
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
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卽命朝臣畢和

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
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
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
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寮頒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
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早衣對廷
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絜寒流
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
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情因詔曰卿等重陽
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今賜卿
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

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捨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紆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薦饑貞元三年以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內外朝夕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常叅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

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制

李紆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初吏部侍郎李季卿薦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台旨拜禮部侍郎紆通達善詠諧好接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馬以放達蘊藉稱雖爲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嘗

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兼御署祝板伏以太公卽周之太師張良卽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褒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垂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

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爲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寮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二柄祀禮教敬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依紆所奏紆又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卒于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

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
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儼謂諫議
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
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
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
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
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
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郢得罪說與郢
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冤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
州刺史竟卒于貶所

于邵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

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爲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傅後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第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令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昇甲科人稱其當有集四十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
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
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
郎竇叅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
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
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
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旣介獨耿直故少
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
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于散位

于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昇於省闈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

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覩公異譴逐懼爲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異竟名位不振輒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贊之褊急焉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渭舉進士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辟爲支使再遷殿中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

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爲少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爲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卿此時都不言今爲少傅疑以散慢迺爲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

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煩碎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于溫恭儉讓溫字化光貞元末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溫與執誼尤爲叔文所睠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行至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卽位張薦卒於青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溫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溫同遊東宮者皆不次任用溫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溫以奉使免溫天

才俊拔文彩瞻逸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
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羣羊士諤趣尙相狎羣爲韋夏卿
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奇待之三
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溫欲乘其有閒傾之
溫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羣請爲知雜吉甫以
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溫伺知之
詰旦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
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乃貶羣爲湖南觀察使羊士諤
資州刺史溫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羣再貶黔南
溫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

溫文體富艷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
始興畫贊移博士書頗爲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
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才自後吉甫再
入中書長慶以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者
鄭雲達滎陽人大曆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
以畫干于朱泚泚悅乃表爲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
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將入覲先令雲達入奏及泚
至京以事怒雲達奏貶莫州叅軍滔代泚後請爲判官
滔助田悅爲逆雲達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帝
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達奔赴

行在李晟以爲行軍司馬戎畧多以咨之歷秘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刑部兵部二侍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逵初爲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玉庭玉白泚黜爲莫州錄事參軍滔復奏爲判官因深構庭玉於滔滔爲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玉又輒隳之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玉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逵數激怒之滔乃抗表論庭玉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玉等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逵奏其弟前太僕丞方逵受性兇悖

不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
亡父先臣昉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
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常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
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及
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附近恐有異謀若不
冒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
付李模於僻遠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達元和元年拜右
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爲歌詩貞元
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

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
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爲歌詞
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
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
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
爲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
名自河北召還用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
多所凌忽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
復用爲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
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尙書致仕卒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
韓愈爲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
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
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
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
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大真以畏懦聞邵說以僭
侈失于公異呂涓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
鄭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後人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李紆傳佚游佐宴不嘗自忘○語意不明當有脫文誤字

李賀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辯賀竟不就試○臣宗萬按劇談錄云元和中李賀善爲

歌篇韓公深所知重於搢紳間每加延譽由是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令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慙憤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諱晉肅不合應進士舉文公惜其

才爲著諱辯以明之撫言亦云賀舉進士或諉賀不
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據此則賀嘗舉進士而
元稹諉之史云竟不就試非也

卒時年二十四○新書作二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八

趙憬 韋倫 賈耽 姜公輔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曾孫祖諠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玄宗肅宗梓宮未耐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寇天下饑饉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爲州從事試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

舍人居母憂哀毀幾絕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
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承請爲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
職歲餘承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靜居
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憬多學問有辭辯敷奏
稱旨上悅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
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
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賫繒絮蕃中市馬
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歎美之使還遷尚書左丞綱
轄省務清勤奉職竇叅爲宰相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

史上不從八年四月竇叅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承德音未嘗不以求賢爲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恙兼慮闕遺頃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効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

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以用人之要願
伸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謦訥易窮處數難辯
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
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
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恩造
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覺沉痾是以勤勤懇懇切於愚
誠也臣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
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
六議伏惟閑宴時賜省覽其大指議相則曰宜博採衆
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

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一二文武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材行閒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閒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大

厦永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羣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旣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遍知又詢于庶官庶官

不能遍知又訪於衆人衆聲囂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
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
非盡爲愛憎也苦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
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
橫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
意宜須採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
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
得人將重府望旣經試効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
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
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

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
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宜久滯上優詔荅之
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爲中貴讒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
穆贄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
裴延齡構陷將加斥逐憬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
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儆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
舍人禮部侍郎儆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憬每以正
道制之峘儆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爲相拔
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爲別駕又擢爲吉
州刺史時人多之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特久在禁庭

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纔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裴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時宰相賈耽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春正月耽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事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君動止有實言隨卽記錄起居注是也國朝永徽中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制勅更無他事所以長壽

中姚璠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璠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旣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誠旣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憬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爲宰輔居第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產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十一子元亮進憬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卯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

奚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冥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
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孤素願
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廢朝三日冊
贈太子太傅賻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
充冊弔使元亮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
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
皆以門蔭授官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
藍田縣尉以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
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

既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箠罰人不聊生
倫白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今抑百姓農人爲之尤
費力無功人且與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爲之由
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
虛日內作人吏因緣爲姦倫乃躬親閱視省費減倍改
大理評事會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拜倫監察御史劔南
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員外兼侍
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爲難理倫清
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
司戶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絕度支使第五琦薦

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盱食倫乃調發兵甲駐鄧州界兇黨有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爲襄州節度使徵倫爲衛尉卿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翺作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

道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爲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党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衄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代宗卽位起爲忠州刺史歷台饒二州以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柳三州都團練使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戶隋州司戶隨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德宗卽位選堪使絕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

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
德遠振蕃人大悅贊普入獻方物使還遷太常卿兼御
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
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
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
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
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
爲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
欲擢用盧杞爲荊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
正之士所稱歎以年踰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

仕封郢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兇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廁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無信約專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時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臨清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正平尉從事河東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爲鴻臚卿時

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航仍領其使大曆十四年十一月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
度使建中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
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航使行
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宴諸將有急
牒至言澤代航爲節度使而召航爲工部尚書航得牒
內懷中宴飲不改容及散召樊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
軍爲節度使航今卽上路因告將吏使謁澤牙將張獻
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
自圖節鉞潛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軍中皆不

伏請殺樊澤。耽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卽爲節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尋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耽好地理學，凡四

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孰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

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
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陞岐路
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
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
會之封畧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
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
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臣並研尋
史牒翦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
義鄙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絲百
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

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窮賔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闢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畧益

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
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
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禪離結轍隋室列四
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
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
柔遠能邇踰太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
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賫詔西越葱山於波
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
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
驥騫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黠武豈同年哉肅宗掃

平氛禋潤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
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
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
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
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荅夙夜兢兢去興元元
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
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近
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藜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
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
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編分百郡於作

續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遂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

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
之聚米開示衆軍鄼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
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慙紕繆優詔荅之賜錦綵二百匹
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魏國
公順宗卽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
文用事政出羣小耽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耽性
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
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人每自朝
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
慍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

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諡曰元靖

姜公輔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尹戶曹叅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權泚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鑿駕忽羣兇立之必貽國患臣頃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無益德宗曰已無

及矣從幸至奉天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壠宜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

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贊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洎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

公輔曰子嘗見郴州竇相言爲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爲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費便以叅言爲對帝怒貶公輔爲泉州別駕又遣中使賫詔責竇叅順宗卽位起爲吉州刺史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溫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獻甫之請畋李納之郊則器略可知矣韋郢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命矣夫趙丞相區分檢裁求爲雅士以爭權而陷陸贄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悟主驟及台司一言不合禮遽疎薄則加膝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

贊曰元靖訐謨真謂純儒手調鼎飪心運地圖姜躁趙
險並躍天衢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九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俚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毋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

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蓋旣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逾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旣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

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
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
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
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
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羣臣
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
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
典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
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
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

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迍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

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

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
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
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
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
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
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噢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
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缺望或忿形謗讟或醜
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眩俗昏鄙
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項者六師初

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
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
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
制人而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
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
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
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
財散則民聚豈其効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
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
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

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恣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

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太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廻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廻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

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

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疊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

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
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
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
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
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
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欵朱泚及奉天
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
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
爲節度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
憊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畧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
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
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
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
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
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
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
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
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寮但馳走從行而已
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慣惋乃止李

晟旣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
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
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
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
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
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
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
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
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

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疇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
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
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
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
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
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
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官掖如此等輩
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
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
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白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堊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

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
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
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
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
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
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
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贊
受張鑑知得居內職及鑑爲盧杞所排贊常憂惴及杞
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
德宗言及遼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

贊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贊意蓋爲盧杞趙贊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贊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贊而能交結權幸共短贊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贊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

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贄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曰贄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旣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叅素忌贄贄亦短叅之所爲言叅黷貨繇是與叅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

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叅得罪以贄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贄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已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鑿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贄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

擇勿用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
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
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
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宜宣行南宮舉
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
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
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
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
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
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

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
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
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
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
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
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
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
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
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
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

不能遍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

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
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卽
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
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
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
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
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
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
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

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
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
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
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
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往時蓋由賞鑒獨
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
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
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
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

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眞僞難辨吏緣爲奸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

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贄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

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糶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

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

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得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好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

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
好通和啗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
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
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
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
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
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
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
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
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

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馱廻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

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賸竭力蠶織西輸賄幣
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土馬
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
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
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
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
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
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
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爨
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

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
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
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
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
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
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爲
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
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
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
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

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寇小至則張

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

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

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

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
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
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
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
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
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
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
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
絕寒荒隙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
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

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
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
張頤待餉徼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克斥
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
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
以播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
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
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
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

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旌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
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
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秣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
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乃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
野者悉遭刼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
已尅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
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
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
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

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褻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

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間并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

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材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
最强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
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
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
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
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
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
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
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
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

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
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
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
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
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咎
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
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
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
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
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

度其安危明申練覆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
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
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
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
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
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
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
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
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荼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
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

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
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
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
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
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
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
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
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叅佐要
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

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
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
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
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
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
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
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
闡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
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

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
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
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
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
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
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
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
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
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
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

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稽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

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

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

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
兵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
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
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
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
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
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
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
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

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
褒獎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
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叅旣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
餉叅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具事奏聞
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叅嘗語
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叅竟殺之時議云公
輔奏竇叅語得之於贄云叅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
公異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戶部侍郎判
度支裴延齡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
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

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
罷知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
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早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
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
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爲
忠州別駕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
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叅決多出於
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
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
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旣與二吳不協漸加浸

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
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
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
於吏事勘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
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
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
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
贊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
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
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秉政

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贄
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贄憂而吉甫忻然
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
與贄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贄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
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
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臯累上表請以贄代已順宗卽
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卒時年五十
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
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

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爲不遇
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
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贊居珥
筆之列調餽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
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
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
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
失啓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

韋臯

劉闢附

張建封 盧羣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大曆初以建陵挽郎調補華州叅軍累授使府監察御史宰相張鎰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奏臯爲營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爲鳳翔

節度使旣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旣以逾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臯爲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擘伺知之白臯爲備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于臯所蘇玉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韋臯爲御史中丞君可以兵歸隴州臯若承命卽爲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旆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臯曰善

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無所危
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
戈甲臯旣受之乃內其兵明日臯犒宴蘇玉雲光之卒
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旣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
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爲鳳翔節度使臯斬
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於是詔以臯爲御史
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臯遣從兄平及
弇繼入奉天城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
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逾臣乘間
盜據宮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

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卹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
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順除兇
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
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亦罔遺類
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檢
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
尋遷大將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
史大夫劔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衆數
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四年臯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

至蠻國羊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鶴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臯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卒以入蕃界與東蠻於故鶴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官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蕃將乞臧遮遮者蕃之驍將也久爲邊患自擒遮遮城柵無不降數年之內終復鶴州以功加吏部尚書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勛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

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臯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逋租弱水南王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廷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篤州城十六年臯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黎嶺二州吐蕃怒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欲謀入寇臯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

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其成算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
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些蠻千餘戶又
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
成都府令臯出兵深入蕃界臯乃令鎮靜軍使陳泊等
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
石門路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
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等四千
趨吐蕃棲鷄老翁城都將高侗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
州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巂路又
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畧使路

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
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雋州經畧使陳孝陽兵
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
等兵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
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
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
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
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
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
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

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于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臯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順宗卽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碁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臯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劔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乃私去臯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

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莫先儲兩
伏聞聖明以山陵未祔哀毀逾制心勞萬幾伏計旬月
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
實所倚賴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
一日萬幾免令壅滯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
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
於殿下臯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先朝獎知早承恩顧人
臣之分知無不爲願上蒼眷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
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
大臣但付託偶失於善人而叅決多虧於公政今羣小

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明黨交構榮惑宸
聰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
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
轉失敘先聖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令忠
臣隕涕正人結舌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
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
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萬祀而一
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恣其冒臆坐致傾危臣
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羣小委任賢良悽悽
血誠輸寫於此太子優令荅之而裴均嚴綬賤表繼至

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佞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
一贈太師廢朝五日皐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歛以事月
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
爲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
爲於闕下故也故劉闢因皐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厲
階之作蓋有由然皐兄聿時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
若據西川叛皐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不奏旣收行
式以其妻沒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司以行式妻
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

劉闢者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韋皐辟爲從事累

遷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臯卒闢自
爲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
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闕闕不奉詔時憲宗初卽位以無
事息人爲務遂授闕檢校工部尚書充劔南西川節度
使闕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
若相善欲以文若爲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憲宗
難於用兵宰相杜黃裳奏劉闕一狂蹶書生耳王師鼓
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
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
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掎角相應以

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聞皇祖立元之誠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弘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乖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乖卿士之謀遂允倖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弘矣曾不知恩負牛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獍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

臣塞絕劔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
朕爲人司牧字彼黎元如闕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
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
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酈定進入水
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後
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
當死及至京西臨臯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
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是或給之曰國法當爾
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士族敢蓄梟心驅劫蜀人
拒扞王命肆其狂逾誑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

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
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
馘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
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
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于京卽日戮於子
城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
入闢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
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不其怪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
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僞將

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秘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

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旣未會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曆十年燧爲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犄角同爲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及燧爲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爲岳州刺史

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涇師內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尋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賈僞赦書二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壽州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僞赦書送行在遠近

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
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
先平壽州趣江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
丘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慎
所挫劔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
陳少遊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
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
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
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剋獲而去及希烈平
進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涓以徐州歸附涓

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
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
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旣創置軍伍建封
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
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
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冬入覲京師德宗
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朝參入大夫班
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
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

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
曲閭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
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
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
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
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
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
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
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
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

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微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

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
間如素是親故或曾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
常禮人情所通自今以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已
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
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
真曲環之崇秩鴻勲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
鎮特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
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
陳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
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

知又令高品中使賫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叅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

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
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
旄節初不之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祐同平章
事以討徐州旣而泗州刺史張仝以兵攻埧橋與徐軍
接戰仝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起復右驍衛將
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
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仝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
爲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
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爲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爲
武寧軍節度代愔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

州不敢爲亂而悛遂赴京師未出界卒悛在徐州七年
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淮南節
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
希烈反叛詔諸將討之以羣爲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
料使興元元年江西節度嗣曹王臯奏爲判官曹王移
鎮江陵襄陽羣皆從之幕府之事委以咨決以正直聞
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儀嬖人張
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
詔促按其獄羣奏曰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

爭奪然張氏宅與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
勲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
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中淮西
節度使吳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漑田遣中使止
之少誠不奉詔令羣使蔡州詰之少誠曰開大渠大利
於人羣曰爲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須俟君命且
人臣須以恭恪爲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卽責下吏恭恪
固亦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義少誠
乃從命卽停工役羣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誠言古
今成敗之事無不聳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常

蒙隔在恩外羣於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鳳凰麒麟
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真誠奉主貔虎十萬一身江
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寮師長肝膽不用
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羣以奉使稱旨俄遷檢校
秘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六
年四月節度姚南仲歸朝拜羣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
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
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論稱美尋
遇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贈賻布帛米粟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激壯圖義風凜凜聳動羣醜舂盜之喉折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季年惑賊闖之姦說欲兼巴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三子之賢不可多得

贊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義烈志平亂象見危能振蹈利無謗韋德不周張心可亮